

东北大地上的文化行者

2022年夏,吉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、研究员张福有被授予全国第四届“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”称号。这是国家文物局自2019年组织该评选活动以来,东北地区首次有候选人入选。给他的颁奖词是:“跋山涉水,用脚步丈量长白山历史文脉,守护文物安全”

“人一辈子活不过一棵树,石头就更不能比了。”长白山上,张福有望着风景感叹,人是过客,山是主人,“能为大山大水做点事,留下些许痕迹给后人,我觉得很有意义”

本报记者王京雪、周长庆

“忧责:1.负责,担负重任。2.责任,重任。”《辞海》《词源》里都没找到,张福有最后是从《汉语大词典》中翻出这则对“忧责”的解释的。

2007年,他读到曹魏名将毌丘俭的两句诗:“忧责重山岳,谁能为我担。”当时不太理解“忧责”的含义,遂求助词典——“原来是指沉重的担子和责任!”十多年后,张福有依然记得自己手抚书页,心底乍起的波澜。

此后,“忧责”这个词被张福有挂在嘴边。他觉得,自己奔走几十年,探寻、研究、守护东北史地文化和文物遗址,个中甘苦概括起来,就是这么两句诗。他跑遍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的古墓群、古城及重要遗址,行程逾百万公里,就是因为“忧责”所系;他一回回拦在铲车前,护住重要文物遗址,有时愤怒、有时开怀,就是因为“忧责”所系;他72岁,仍步履匆匆、不敢懈怠,每年约一半时间泡在田野,也是因为“忧责”所系……

退休快十年了,没人再给张福有安排课题,他为之奔忙的,也并非一份布置好的工作或职业,而更接近于一种自发的使命——无论如何,他就是放不下肩头那份“像山那样重的担子”。

2022年夏,吉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、研究员张福有被授予全国第四届“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”称号。这是国家文物局自2019年组织该评选活动以来,东北地区首次有候选人入选。给他的颁奖词是:“跋山涉水,用脚步丈量长白山历史文脉,守护文物安全”

“无文莫再笑东陲”

要真正认识一方土地是很不容易的事,故而,每块土地都会挑选自己的“史官”,为它贯穿古今,接力记忆。

张福有的名字,应该会出现在长白山的“史官”名单里,他实在有做这活儿的天分。

他有好记性。72岁的人,至今还能一口气背诵大段历史文献;能按学号叫出近60年前班上40多个同学的名字;讲起往事,张福有常精确到日。例如:“我第一次上长白山,是1993年8月8日,立秋后的第一天。”“2016年发现岗子遗址后,我一年内去了11次。第一次是4月28号,然后5月2号、5月11号、5月18号、6月1号、7月2号、7月19号……”

他还有好体力。且不提那些田野调查,单是爬起山来,比他年轻20岁、30岁甚至50岁的旅伴,都感叹过他的脚步又快又稳,不好追。

这天,张福有第204次登上长白山,他依旧仔细看风景,为大自然的雄奇赞叹,又逐字逐句读景区里的指示牌和示意图,看表述有无纰漏。他太熟悉这座山了。长白山一带,有几个景点是他当年敲定名字、宣传起来的。例如,早年叫“骆驼峰”的鸭绿江大峡谷和曾被称为“北赤壁”的望天鹅风景区。

下山后,张福有照例做诗纪行。第200次登上长白山时,他写道:“有幸头随山色白,长相守处沐天红。”这一次,他写道:“立命家园勤守护,无文莫再笑东陲。”

“东陲无文”——认为东北地处边陲,乃蛮荒之地,没什么文化底蕴,这个偏见曾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。《山海经》里记载:“大荒之中有山,名曰不咸,有肃慎氏之国。”“大荒”指极荒远之地,“不咸山”就是长白山。

1996年,他在吉林省白山市工作期间,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加强长白山文化建设。彼时,长白山还远没有如今“中华十大名山”的名气。张福有想出一期宣传画报,发现连能用的照片都凑不齐。他干脆利用周末时间,一次次上山自己拍。

根据当地朋友的建议,到白山不久,张福就开始在工作之余搜集、整理与长白山地区有关的历代诗词。越挖掘,他越觉得长白山地区文化源远流长。

“金花折风帽,白马小巡回。”这是唐代诗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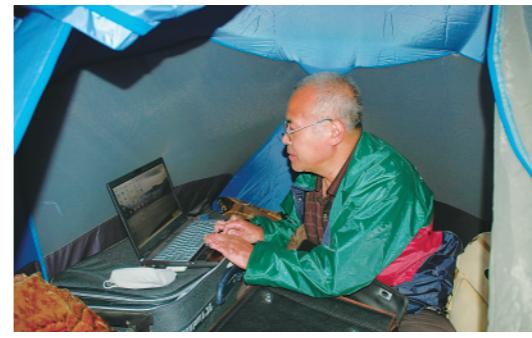
▲2008年,张福有在重走百年前刘建封踏查长白山之路途中。
本报记者周长庆摄



▲张福有在2022年第四届“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”颁奖现场。
(受访者供图)



▲2014年,张福有在枫林遗址发现长白山手斧。
(受访者供图)



▲2008年,张福有在重走百年前刘建封踏查长白山之路途中。
本报记者周长庆摄

李白的《高句丽》:“山拥鸡林,江澄鸭绿,四顾沧溟窄。”这是宋代词人张元幹的《念奴娇·题徐明叔海月吟笛图》。

到白山的头两年零三个月,张福有的业余时间几乎全花在从典籍里大海捞针上。妻儿在长春,他一个月回去团圆一次。除非万不得已,他不参加饭局。“要坐那儿两小时,真是舍不得,这时间够我注释出好几首诗了。”为核准李白《高句丽》里的一个字,他去省城图书馆找宋代木刻本的《全唐诗》,老库房久未开启,门一开,兜头先吞进一口不知何年何月的灰尘,呛住半天……

1998年,《长白山诗词选》出版,收录了自《诗经》以来,541位作者的1145首诗词作品,成为展示长白山历史文化的补白之作。诗词背后折射的历史,也令张福有对脚下这方土地有了新的认识。他发现肩头的担子更沉、要做的事更多了。

“长白山不仅是自然资源宝库,也是文化资源宝库。《山海经》《诗经》《史记》中都有关于长白山的记载,从这点上看,长白山文化与中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,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。”张福有说。他特别指出,作为边疆地带和多民族地区,研究长白山文化,对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

“这是一个‘忧责’。”他说,“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词。”

2000年,从白山市调回省里的张福有与几位学者、专家发起成立了吉林省长白山文化研究会并被选为会长,继续深挖长白山文化。他们迄今已组织召开9次长白山文化研讨会,出版4本《长白山文化论丛》,发表200多篇论文,取得40多项考古新发现和新结论,为东北历史文化研究增添了学术储备和话语权。

张福有研究考证出集安出土的赵国阳安君青铜兵器之“阳安君”,名叫李辟,是老子李耳五世孙等学术创见,得到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林沄先生的肯定,被写入《中国先秦史研究概览》中。“现在很少再听到‘东陲无文’的说法了。”张福有说,他为此感到欣慰。

“人一辈子活不过一棵树,石头就更不能比了。”长白山上,张福有望着风景感叹,人是过客,山是主人,“能为大山大水做点事,留下些许痕迹给后人,我觉得很有意义”。

必须要管的“闲事”

1950年,张福有出生在长白山下、鸭绿江边的吉林省集安县良民村。儿时放学后,他常去自家屋后的石头堆上薅猪草。14岁那

年,吉林省考古队来到他家屋后搞考古发掘,张福有吃惊地听闻,那些老乡们司空见惯的石头堆子,原来都是古墓。

“我很爱家乡这方山水,但小时候对它的历史文化一点也不了解。”张福有说。真正理解家乡这些古墓的价值,是在他从“诗证史”的长白山诗词研究,切入对东北史地问题的研究之后。

儿时这段记忆,像一个楔子,预示了张福有跟家乡文物古迹打交道的未来,也提醒着他对脚下的土地要更深入地理解,对土地上的遗存要更用心地看重。

2003年,张福有专职负责东北史地重大问题研究。此后十年,他将工作重点放在东北古代地方政权和辽金考古上,与集安博物馆的专家孙仁杰、迟勇一起,跑遍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的古城、古墓群和重要遗址,拍照、测点、著录,积累下许多珍贵的一手资料。

“不掌握第一手可靠资料,就没有话语权,就有可能吃大亏。”张福有说。东北史地重大问题研究涉及东北地区民族、边疆、文化、政治等重大议题。

“忧责”,提起那十年里无数个日夜兼程的日子,张福有又念起这个词。在一次漫长的野外调查结束后,他曾给同行的两位学者、他的司机和越野车各写了一首《纪辽东》词。写给越野车的那首是:“爬山涉水行冬夏,披星伴晚霞。访得城山无远近,甘以路为家。忆君形象如亲友,深情心底留,证史邀来同受苦,免得子子孙愁。”

“一定要保护好我们有限的文化资源,这都是不可再生的。”张福有说,“这些年,我看到有些文物受到严重威胁,再晚一步就要永远消失。我不认识的就罢了,认识的,撞到眼皮底下,我就必须要看住。”

他不怕为此开罪人。“我管了好多不归我管的‘闲事’,没法视而不见绕过去,心里头过不去这道坎。”

早在1996年,张福有刚到白山市工作时,有次坐车路过太阳岔镇,碰见施工队在赶修被暴雨冲毁的公路,修路位置正好在当地重要地遗址“寒武-奥陶系界线”一带。工人们又放炮,又用风钻打眼,已经造成一定破坏。

他叫停车子,上前制止。对方问:“你管得着吗?”——的确,这不是张福有分管的工作。“不归我管,我也要管!”他给市里打电话,有关部门负责人随后赶到现场协调处理。“这地方马上就要被破坏了,这是了不得的大事!绝对不可以!”

请再请,还是有地方对文保工作不积极,张福有去反映问题,对方不耐烦听,直接把这位老先生推出门外。“你保护文物,我敬重你!你不保护文物,我瞧不起你!”张福有说。

何必呢?图什么?得罪了不少人,把自己气得面红耳赤,闹心到心碎……有人不理解张福有的较真。“我怕什么?我无所畏惧!而且我说的、做的在理,我并不是为了我自己。”张福有说,“看见那么好的遗址被破坏,那么好的遗址得不到保护,简直让人伤心极了,痛心极了!比我个人损失了什么,还难受得多。”

前贤与陌生人

艾蒿、菊芋、草木犀、野苜蓿,岳桦、山榆、红松、黄菠萝……山坡被各种草木占领,蜜蜂嗡嗡地飞。晌午阳光下,张福有手指一块路面告诉我们,他差不多就是在这个位置,捡到了距今约3到5万年前的长白山手斧。后来,这里迎来了由中国科学院和吉林省考古所组成的考古队,被命名为“枫林遗址”,又作为东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标志性地段,被纳入“考古中国”相关项目中。

那是2014年10月20日的事。长白山管委会池南区委托张福有调查漫江一带的历史文化资源,他因而决定重走清朝官方对长白山地区的首次考察路线——康熙十六年(1677年)清宫内大臣武默讷的看行长白山之路。

途经抚松县漫江镇枫林村,就在车子停下的位置,张福有下车前习惯性地往右侧一瞥,一眼看见车窗外一米半远的黄土包上,躺着一件他从没见过的打制石器,“绿莹莹的,非常漂亮”。

经过吉林大学教授、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陈全家鉴定,这是一件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标准手斧,制作工艺精湛,器型优美,可媲美西方典型的阿舍利手斧,十分罕见。“此件手斧的发现意义极为重大。”陈全家在《长白山手斧鉴定意见》中写道,“对于认识东亚地区旧石器工业面貌、旧石器晚期人类生存行为、不同技术的交流与传播及东西方旧石器文化比较研究,具有重要意义。”

于是,就在此刻,就在脚下,远古的气息弥漫开来。

张福有的眼神亮闪闪的,带着雀跃:“我非常想知道,3到5万年前,是什么人在这里打制出这样一把手斧?他们从哪里来?在这里待了多久?如何生活?他们又去了哪里?通过什么路径走的?——这一切全然不知,全都是谜!”

很久没来枫林了,他钻进半人高的草丛,想看看还能不能发现什么,每迈一步,都得先用脚向前画个弧,扫平蔓草,又不时俯身弯腰翻拣地面的石块,身手矫健得像个青年。

“好多东西都是走出来的。”张福有说。他总是在路上,退休前如此,2013年退休后依然如此。

在无数段旅途中,他最津津乐道的,莫过于四次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考察,也是四次历史古道的“重走”。除了发现手斧这次,还有:2008年,重走百年前“全面科学踏查长白山第一人”刘建封的长白山踏查之路;2015年,重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灭渤海国的进军与回师路线;2016年,重走清末爱国官员吴大澂在日记体史书《皇华纪程》中记录的勘界之路。

张福有琢磨出一种走法:将文献记载、考古调查和地理环境辨析结合在一起,于重走中,尽可能理清历史脉络,对历史事件中的疑点进行更可信的分析,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。

他以这种方式行走在东北大地上,古道像一座联通古今几代人的桥梁,他自己也成为一枚勾连历史与当下的挂钩。

行走间,张福有总能看到前贤的背影,他追着他们踏上旅程,感受着一种羁绊与传承。“那种心情难以言表。首先是感激和感恩,感谢他们留给我们的宝贵信息。然后,也想感谢他们,你们做的事没有白做,你们为国家民族作出的贡献,后人们知道。”

张福有很喜欢阿根廷诗人阿方斯娜·斯托尔妮的十四行诗《致陌生人》,尤其钟爱那句:“我感到,陌生人,在你的存在里我被延长。”

“一个人,再使劲活,也还要老去,但陌生人会不断涌现。”张福有说,“我们现在所做的事,当然是为现在的人做的,但从一定意义上说,又不完全是,而是为给我们的后代、我们的陌生人留下学术储备和学术话语权。将来我们都不在的时候,我们留下的东西,肯定会对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帮助,就像今天,刘建封的《长白山江岗志略》,武默讷给康熙的奏折,吴大澂的《皇华纪程》《奉使吉林日记》对我们的帮助一样。因为有陌生人,中华文脉会不断延续和传承。”(下转11版)